

責任編輯：郭自桐 美術編輯：莫家威

幸存者說

夏淑琴 生於1929年

我家原來有9口人，一家人租住在南京城南新路口5號一個姓哈的回民家裏。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隊日本兵來到我家，外公、外婆、父親、母親、大姐、二姐和小妹妹，還有房東一家都被殺死，我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後刺了三刀，當時就昏了過去，只有4歲的大妹妹躲在被子裏面沒有被發現。也不知過了多久，我被大妹妹的哭聲驚醒，她哭着要媽媽，我身上疼死了，也跟她一起哭，周圍都是親人的屍體。後來舅舅找到我們，才把我們帶走。



陳德壽 生於1932年

1937年12月13日，日本鬼子進入南京城，到處殺人放火。我家當時住在三山街古赫營，父親和街坊鄰居一起出去救火時，被日本鬼子抓走了。那天，一個日本鬼子拿着一枝長槍來到我家，要找「花姑娘」，看到我媽媽就要拖她到另外一個房間。媽媽是個有文化的女子，就跟鬼子周旋，鬼子發火了，朝她身上連刺了6刀，然後揚長而去。媽媽倒在地上，對奶奶說：「媽，我疼。」奶奶趕緊到後面房子倒了一杯糖水過來，但是媽媽還沒喝上就斷氣了，當時只有27歲。後來舅舅找了一個親戚送我們去安全區，去的那天晚上下着雪，我們一路上多次被屍體絆倒。我們在安全區住了40多天，聽說鬼子不再殺人就回家了。旁邊一個皮匠跑來告訴我祖父，說我父親和另外兩人被鬼子殺死在三山街承恩寺。



艾義英 生於1928年

我家原來住在許巷村，1937年12月19日中午，日本人把我爸爸、兩個叔叔、兩個堂哥，還有姑爹和表叔一共7個人拖走了。我當時追着爸爸，哭着不讓他走。爸爸說是去幫日本人搬東西，過不了多久就回來，說他還會回來。第二天一大早，就有村民來報信了，說我家7個人在平家崗都被殺了。我們趕緊去看，除了堂哥受重傷沒死，其他全死了，都是被刺刀戳的。那時也不止我一家，好多人家都有人死了。我爸爸最喜歡我，現在想起來還是心痛、難受。



岑洪桂 生於1924年

我家是1930年從蘇北老家邳縣（現邳州市）逃荒來到南京，住在漢中門外城牆邊的茅屋裏。日軍佔領南京後，放火把我家燒了，父母帶著我和二妹、二弟逃了出來。當時，不到兩歲的三弟岑小三還在屋裏睡覺，被活活燒死了。鬼子還把我推入火海，我的褲腿被點燃，腿部被燒傷，至今還有傷疤。我還趴在秦淮河邊看到日本人讓很多人排成長隊，用機槍把他們打死，河水全都紅了，我嚇得兩天沒有吃飯。



葛道榮 生於1927年

日軍進攻南京城時，我們全家逃到了金陵大學難民區。我的叔叔葛之燮當時53歲，是一位中醫，他認為自己是治病救人的醫生，而且是個老頭子，日本人不會對他怎麼樣，堅持留在家裏，沒想到14日晚上就被日軍闖入家中殺死。12月18日，幾個鬼子闖入金陵大學，其中一個鬼子狠狠地打了我幾個耳光，還用刺刀在我腿上刺了一刀，現在還留有傷疤，經常會隱隱作痛。這是日本鬼子對我家犯下的罪惡，我從童年就對鬼子種下了很深的仇恨，一輩子也忘不了。



馬庭寶 生於1935年

南京大屠殺發生時，我還只有兩歲。後來聽母親說，當時我全家逃到難民營避難，有一天日軍闖進難民營，抓走了很多青壯年，我的父親和大舅、姑父都在其中，他們被抓到下關江邊集體屠殺。我雖然現在生活很幸福，但是永遠不能忘記過去的苦難，希望全世界的人民都熱愛和平、反對戰爭，特別希望日本軍國主義不要復活。



傅兆增 生於1936年

1937年時，我家住在長樂路。日本佔領南京的第二天，外面一片火海，母親和二姑抱着只有一歲的我出去察看火勢，一群日本兵看到我們就追了過來，接着向我們開槍，子彈在我母親中間穿過，打中了我的腿。二姑被打中，當場就死了。母親拼命跑回家，才保住了我的一條命。我對日本非常反感，到現在也不能原諒日本人，當然日本一些民間人士非常友好。我希望日本能承認南京大屠殺並道歉，更希望我們國家強大，不再受人欺負。



自揭傷疤哭乾眼淚 只求後人銘記歷史珍惜和平

見證者終老去 南京屠殺真相不滅



▲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和後輩祭奠遇害先人

大公報記者賀鵬飛攝

82年前的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侵入南京，對南京城實施長達40多天滅絕人性的大屠殺，30萬生靈慘遭殺戮，留下人類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在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到來之際，大公報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代表進行採訪，從幸存者的視角來回顧82年前那段黑暗歷史。

大公報記者 賀鵬飛南京報道

登記在世幸存者 僅剩78人

「別怕，我還會回來。」82年過去了，艾義英還記得當年父親被日軍抓走時所說的最後一句話。今年91歲的艾義英是為數不多的南京大屠殺在世幸存者之一。據統計，今年已有十餘位幸存者離開人世，在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到來前夕，就接連有兩位幸存者不幸去世。目前南京侵華日軍受害者援助協會登記在冊的在世幸存者僅剩78人，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歷史的見證者終將全部凋零。不過對於艾義英來說，只要在世一日，她就會不厭其煩地訴說自己和親人的慘痛經歷，雖然這無異於一次又一次地自揭傷疤。「我現在記性不好，好多事都容易忘，但80多年前的那些事卻一直都忘不了。」她說道。

「她的眼淚早就哭乾了，現在眼睛不好，分不清站在自己面前的人是男是女。」艾義英的兒子黃興華說，母親每次講完這些故事後都會連續幾天失眠，有時夢到自己被日本兵追殺。和艾義英一樣，夏淑琴的眼睛也早就壞了。今年90歲的她聽力嚴重衰退，即便記者提高音量，她也常常聽不清楚，更多的時候像是一個人坐在那裏喃喃自語，說着說着就忍不住哭了起來。日本攻陷南京當天，夏家祖孫9人中，共有7人慘遭日軍殺害，時年8歲的夏淑琴在身中3刀後，因昏死過去幸免於難。她家的悲慘遭遇被時任南京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主席約翰·馬吉用攝影機記錄下來，成為極其珍貴的歷史檔案，著名的《拉貝日記》中對此也有記載。在戰後南京審判日本戰犯軍事法庭上，夏家的事例也被作為證據採用。

呼籲日本政府道歉 承認罪行

令夏淑琴忿忿不平的是，日本政府至今仍然拒絕為南京大屠殺道歉，日本右翼作家甚至誣陷她是「故意編造事實，欺世盜名」的「假證人」。「我家死了那麼多人，我被砍了那麼多刀，為什麼80多年過去了，日本政府到現在還不道歉呢？」夏淑琴激動地反問道。她一再呼籲日本政府承認南京大屠殺並正式道歉，但又擔心自己等不到那一天。「我快91歲了，還有幾天能活呢？」她說，「我活著一天，就希望日本能承認南京大屠殺，這樣我就心滿意足了。」「不管你不承認，我必須要把自己看到的說出來，讓大家知道歷史真相。」95歲的幸存者岑洪桂也一直強調，侵華日軍在南京殺了那麼多人，這段血海深仇必須記住。岑洪桂曾於2015年到日本長崎等地參加民間人士舉行的證言集會，講述自己當年的見聞。現場有日本年輕人對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表示質疑，岑洪桂當即邀請這名年輕人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裏面的「萬人坑」看看，自然就會作出正確判斷。艾義英也曾赴日本講述南京大屠殺，同樣遭到

質疑。當時陪伴在側的黃興華反問道：「如果美國不承認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你們日本人會怎麼想？」另一位幸存者傅兆增則因為至今無法原諒「日本鬼子」，而拒絕赴日旅遊，甚至放棄參加證言集會的機會。但他同時承認，日本一些民間人士非常友好，例如日本「銘心會」會長松岡環曾專門到他家中慰問，令他大為感動。



▲部分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祭奠遇難親人 大公報記者賀鵬飛攝

「可以寬恕，但不可以忘卻」

多年來，包括松岡環在內的一些日本民間人士持續到南京走訪慰問幸存者，並致力於在日本傳播南京大屠殺歷史真相。岑洪桂說，曾有好幾批日本民間人士到過他家，一進門就跪在地上謝罪。88歲的幸存者陳德壽提到，即便是在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時，也有日軍士兵良知未泯。1937年12月的一天，一名日軍士兵闖入陳德壽家，企圖強姦他的姑媽陳寶珠，遭到反抗後就對陳寶珠連刺6刀，然後揚長而去。這一幕給當時年幼的陳德壽留下了終身難忘的痛苦記憶。他還記得，姑媽被殺後，爺爺將她的屍體放在一塊門板上，因為外面到處都是日軍士兵，也不敢抬出去安葬。

直到陳寶珠被殺後的第6天，一名會說中文的日軍士兵來到陳家，了解情況後讓他們把陳寶珠葬到門外的山崗上。「這個日本兵是個好人，他還說他家本來是做生意，自己是被迫徵兵到中國來的。」陳德壽表示，自己到日本參加證言集會時曾說起這個故事，在場的日本聽眾都非常感動。「可以寬恕，但不可以忘卻。」92歲的幸存者葛道榮引用曾在南京大屠殺時保護25萬難民的約翰·拉貝（John Rabe）的名言說道，雖然身體一年不如一年，但只要身體允許，自己就要講述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目的就是希望大家都能珍惜和維護今天的和平生活。「希望世界永遠不再有戰爭，希望天下的父母都不再流淚，希望所有的兒童都不像我的童年那樣充滿苦難。」葛道榮加重語氣大聲說道。